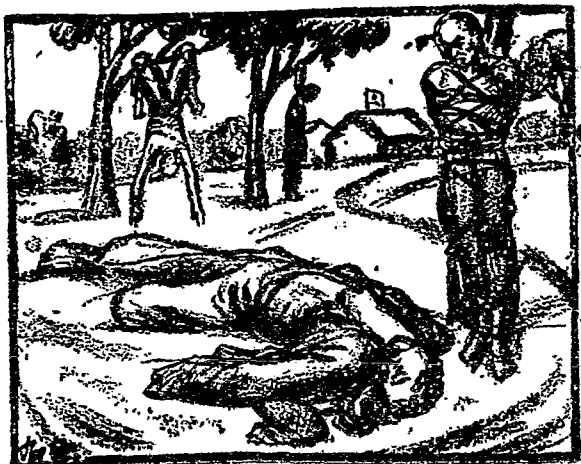


淪陷後各地的記實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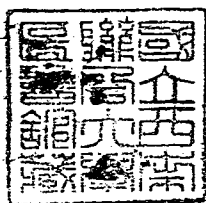
編 人 東

[

社 版 出 吼 怒

MG
1253
207/3

實記的地各後陷淪



社 版 出 吼 怒

版 出 月 二 年 七 廿 國 民



3 1764 7008 0

目次

南京陷落以後·····	(一)
顛鏢的蕪湖·····	(七)
劫後的常州·····	(一二)
江陰要塞的失陷·····	(一五)
太陽旗下的崇明·····	(二一)
烽火後的平湖乍浦·····	(二四)
上海還在戰鬥·····	(三一)
從如皋到上海·····	(三七)
從顯橋到上海·····	(四〇)
魔掌中的上海虹口·····	(四四)

南京陷落以後

經過短促，但却是浴血的保衛戰之後，中國的京都便被日軍佔領了。

對於南京的總攻是十二月十一日的十點鐘開始的。

京城三面都集中了有力的日本軍，各種口徑的大砲都開向這歷代的古牆。海軍和陸軍的無數的空戰隊昇在天空。最後，並有幾隻軍艦衝破了封鎖線逼近這京城。

赤紅炮彈的地獄之火燒淋着這城市，軍隊從事着狂騷。

中國軍隊不顧炮彈的吼聲，飛機擲下炸彈的如雷的爆炸聲，死亡的鬼哭神號，仍是頑強的，英勇的抵擋着敵人的攻擊。

十二月十二日「朝日」記者寫道：「十二月十二日夜，經過歷史上空前的血戰之後，佔有南京的京城牆。」

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六時兩隊日軍奪得中山門，並在那裏昇起了太陽旗。

十三日日間戰事轉到京市的街上，「顯着非常的殘酷」。當日中午，經過流血的戰鬥之後，日本人佔領了中山路上的國民政府。

在殘酷的肉搏之後，又佔領了中央軍官學校。

幾乎每一座房子，中國人都頑強的保衛，殉難在那房子的瓦礫堆中，據路透社說：爲了保衛這城市，唐生智將軍竟被稱作「南京的瘋子。」

留在南京的軍隊，雖然很堅強，並且頑強的保衛，但是十二月十三日的黃昏，在上海發出第一槍的整整經過了四個月的時候，日本旗飄搖在城市的中央區，這中國的故都，在瓦礫中，堆滿保衛者的屍體的，被中國人和日本人的血灑遍了的故都便躺在勝利者的腳旁了。

市內有幾個地方戰鬥還繼續着，但這已經是最後的掙扎，最後的不必要的犧牲了。

南京陷落了。

以後怎麼樣，和平呢還是戰爭，——這幾乎是每個人的急迫的問題。是由大炮沉默而讓外交官說話呢還是大炮將繼續說話。

各方面已經對這問題送來回答——戰爭要繼續下去，蔣介石將軍在致布魯塞爾中國代表團的訓令中便已經說——「中國主權一日被破壞，即一日不能談和平。」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提出「中國一日不改變政策戰爭即繼續一日」的決定。

日本國立銀行行長 Yoda 表示：——「南京的取得不即是戰事結束。只有在中國表示願意和日本合作的時候，「糾紛」才能算作終了。」

中國官方和非官方報紙都充滿着繼續抗戰的號召。

大公報云：——「如果中國不願做朝鮮第二的話，應當繼續抗戰下去。」

從雙方負責人士和正式機關的一切聲明中都很顯明的吐出火的語句——繼續戰爭。

可是我們從聲明轉到事實方面來看一下，中國能不能繼續嚴重的抵抗並實行「一八一二年的俄人戰略」，據一個英國報紙說，或者這將僅僅是外交的手腕，正如托洛次基在布列斯特世界面前所作的手腕相似——「既不和平，也不戰爭」。

留在南京作保衛戰的僅僅是中國最良軍隊的一小部分。華軍的主力集中在浙江，安徽省的邊境，和長江的北岸。此外，新軍的編練已經終了，這新軍的武裝和火藥比在前次戰役中作戰過的中國最良軍隊還要現代。

南京，上海和北平失陷後，財政根據地轉移到中央的省份，主要是在華南，對於這事已經採行了嚴重的措施。

「失了莫斯科，但沒有失俄羅斯」——不錯，這是那時有着皇帝的堅強的政權，但是在中國，中央政府在「糾紛剛剛開始之前才集合了散漫的軍隊，在中國全土上鞏固了政權。」

這政權有否將堅強，現在南京陷落之後這政權能不能支配國家實際的力量？

在南京陷落之前所進行的政府從首都撤退的一事可以給我們做一個例證。

假使那時的撤退沒有影響政權的堅強性，那末應當知道，南京的陷落也不會動搖這個政權。

我們知道許多個政府放棄首都的事實：法國政府放棄過巴黎，比利時政府曾退出過布魯塞爾，還有塞爾維亞政府非但放棄了貝爾格拉特，並且隨着軍隊退出過國境。

這些政府的政權分毫也沒有動搖。

在上面所說的政府與青年的中國政府之間，當然是有着差別的，但是中國的愛國主義和她的民族覺悟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應當很信任的預斷，中國政府的精神力量還保有着，嚴重的抗戰還將繼續。

至於日本呢，那末她的決定也是用不着疑義的，在南京陷落之前南京戰線的總司令松井將軍便顯明的說過了——戰鬥將繼續下去。

關於這一點，帝國大本營的設立也說明着，還有，任命強硬堅決的末次信正大將代替馬場做內務大臣更是一個非常的明證。

特別大使石井在倫敦表示，「南京陷落之後，日軍不將追擊中國軍隊，因為這樣會重蹈拿破崙在莫斯科慘敗的覆轍。」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宣佈「石井的個人意見和日本政府沒有關係。」

所以戰事將仍舊挾着從前那樣的頑強性繼續下去。

因此，更因揚子江上英美軍艦的可悲事件，國際形勢緩慢的進行着，但一定不是向轉的方面，而是向惡化的方面進行着現在的形勢比一糾紛開始時要嚴重多了。

——譯自「斯羅沃報」

顛倒的蕪湖

蕪湖經過了三日的轟炸，和三晝夜的連續焚燒，差不多成了焦土。城內繁盛的街市，變成了瓦礫之場，而城外江邊的洋房工廠也化爲灰燼，雖不完全像死城，但總已成爲廢墟了。

我蕪市的政府機關，事發已遷到皖北，地方警察憲兵也都向××撤退，老百姓大部份也逃走了。剩了無法逃避的民衆，就遭受了空前的慘劇了。

敵自三日攻陷廣德後，六日亦佔據宣城。蕪湖距宣城城僅一百二十里。事前的江南鐵路，雖經我方破壞了橋樑，但敵在優越的裝備條件下，很迅速地又恢復了交通。所以敵於七日沿江南鐵路奪灣芷，而進迫蕪湖了。七日的黃昏，我軍雖退出了蕪市，佈防於蕪湖南之魯港荻港一帶，但郊外仍有相當的川軍担任截擊。敵因爲欲實

現急攻南京的突破計劃，所以十八師全師團及于芷山全旅向蕪湖進攻。經過了一晝夜的血戰，結果我爲實現了誘敵深入的策畧計，遂放棄蕪湖。而號稱爲江南大埠的，於八日的深夜給敵進據了。

敵軍由漢奸引導入城時，到處的烽火還冲天的延燒。

敵軍一方面佔據了沿市郊的堡壘作據點，一方面即分兵沿江南路進迫當塗。留守蕪湖的就大開殺戒，肆意掠劫。這是敵軍發財機會了。沿戶搜索，我市民沒會逃避的沒有一個不遭受敵軍的酷刑。蕪市成爲敵軍肆虐的地方，野獸的場合。

九日晨，敵軍十八師部即駐於市政處。臨時出了告示，着市內華人，立刻返市居住。並由漢奸四出招慰，說「皇軍」不是亂殺人的。祇要肯忠心於「天皇」就得了。這欺騙的伎倆，只有涼血的漢奸才能接受而幹這沒天良的勾當。可是。有一部份未曾逃出蕪市的無知愚民竟也歸來了。誰料這還免不了一死，凡是歸來的難民須一律被禁在大花園內的地方，等候死刑的降臨，同時，對市內的抗日份子，隱居於租界

內外國地方的稍有智識難民，立刻拘捕。尤其是江岸那未曾逃避的七八千難民，演成一幕悲慘的戲劇。

事情是這樣：八日晚深夜，這裡的難民層聽到了敵軍入城的消息，即由幾位青年出來報告，及商議應付對策。有的提議晝夜逃命，有的贊成反抗，有的也願意投降。結果逃命的只管逃，頭意作順民的也準備投降，但其中有一部份熱血中年及青年人就實行反抗。他們在深夜裡，開始了有計劃的行動，準備加入郊外的我軍與敵人拚命。可是，這一大批約二千多的不肯作亡國奴的人，竟給迅雷不及的漢奸們監視了，而那此準備做順民的，逃亡的也統統受監視了。到了九日晨，敵軍一支聯隊，就開到江岸來，開始了慘劇的第一幕。

起先一位中年的敵支聯隊長向那羣難民們演說，由漢奸傳譯。意思說日本并無殘殺中國人的本心，但中國人偏偏要反抗日本，這是日本人認為不可解釋的疑題，究竟日本是否爲人類屠殺的劊子手，那只有讓今日的你們看看始知道。他笑了，一

種猙獰凶狠的笑態。

我們的青年，憤怒了，咆哮了！然而自己給敵軍束縛了。沒有民族意識的同胞，懦懦，害怕了！兩種不同思想的人物，結果也一律遭受了慘刑。

中年與青年們，被驅逐到靠江邊站着，其餘的就站在對江的馬路上，中間的距離是擺開一隊敵兵，還擺出幾挺機關鎗。突然靠江的中年與青年們，雖然被監視，但手足還沒有被縛，就像潮湧一般向敵軍方向衝前來，還高聲喊着：「殺盡了東洋鬼！同胞們：來殺東洋鬼！」聲音很雄壯，這二千多條不怕死的空手赤拳的難民，一致地衝前去。敵軍的機關鎗開動了。「拍……拍」的聲響與喊殺的雄聲混合震盪於空間。鎗聲停止的時候，江岸邊立刻回復了沉寂，讓那琉璃與死人的氣息瀰漫着。江面上停泊的外國兵艦，雖離開了江岸邊，但不時地也遭受敵兵冷鎗的威脅，這些兵艦，為是候命乘載蕪市的外籍僑民離蕪的。法國天主教堂也臨時作為敵兵的宿舍。蕪湖醫院門口雖高掛了美國旗，但敵兵已在外面成了包圍線，并要求院長將

院內的中國傷兵與受傷的長官，一律放出。這無理的要求，竟遭院長的拒絕。
淪陷後的蕪湖，成了人間的地獄。

劫後的常州

常州這次遭受到的損失，似乎在無錫蘇州之上。差不多全城的精華，都在炮火之下毀滅。同鄉劉君在本月十三號動身，始於昨日到滬，我因為急於要明瞭家鄉被蹂躪的情形，便在朔風砭骨的清晨，特地到劉君的戚友家中去會見他。

他說，常州在未淪陷之前，已經遭日機四次的大施轟炸，城內也接連燒了四晝夜；因為居民都早已逃避鄉間，所以火也並沒人去救熄。於是一般趁火打劫的北鄉農民，便持了土槍，任意搶劫。這般北鄉的居民，至平時，性情非常強悍，械鬥的事情常常發生，到了戰時，又沒有訓練和組織。據說當時情形混亂已極，有些強盜竟穿了女裝大衣圍着女人用狐狸，在街上持着土槍，無恥的行走。至於笨重的傢具，箱籠等，不斷地在常州城內的河道中，飄浮着。好像被大水浸沒的城市一樣。

到了上月卅日，常州城又經過一次轟炸。原因是有一旅廣西軍死守常州，所以日機卽以此而爲轟炸目標。當天砲火非常猛烈，城中同時也起着大火，飛機不斷地投擲重量炸彈和燒夷彈。到了晚間，死守的軍隊受不住這砲火的壓迫而開始後退！於是城內更形混亂，焚燒殺掠，屍體縱橫，城內景象，不堪入目。搶匪深恐被捕而退却了，隔了一天，日軍大隊入城，四城都掛了太陽旗。一切混亂的情形似乎好了一些。據後來入城的人講：全城簡直已是一片瓦礫堆，街道已不能辨認。從前最熱鬧，而又爲全城商業中心的大街局前街一帶，被燒得格外淒慘。幾座出名的住宅和花園，都變成了斷垣殘壁。倖有的只有姓楊的一所鋼骨水泥的小洋房。現在聽說日軍把它作爲常州的司令部了。

他動身的前天，風傳常州已有維持會產生，主持這維持會的姓錢從前也曾廁身於常州縉紳之流

常州城內幾十萬的居民呢？據說大部份散佈在鄉間，（常州的西鄉，並未遭受

大劫。其餘逃往江北的東台一帶的也有四五萬人之多。

他臨行時把家眷都留在鄉間，獨自從江北到南通趁船來滬，沿途聽到南通日軍已經登岸，江北多匪，不易行走等等的謠言很多，於是有些人便改道赴漢了。

江陰要塞的失陷

長江第一重門戶的江陰要塞失陷了，然而因為電訊的隔斷，交通的梗阻，關於當時戰前戰後的各種狀況，當爲一般人所關心，何況那裏偉大的戰跡，又是不可消滅的重要史實呢，江陰旅滬同鄉會爲着要明瞭江陰的真實情況，曾於戰前戰後，先後派遣幹員十五人，前往江陰實地調查，業已陸續返滬，記者特爲綜合各人實地調查所得情形，作一個有系統的報告。

歷史上的偉蹟

江陰在現在是國防第一個要塞，然而它在歷代的英雄名將眼中，對於這蒼老的古城，都沒有把它忘懷而忽略，在那裏不知流過多少壯士的碧血，埋下多少健兒的

白骨，尤其在明末清初的時候，民族英雄閩海元，統率數千江陰子弟，誓死不降滿奴，被圍孤城中死守，抵禦二十萬衆的清軍，血戰達八十餘日之久，終於糧盡援絕，偉大而悲壯地同這古城偕亡，造成了這可歌可泣的史實，至今二百數十年來，國人還沒有模糊。

地利天險關係

江陰的形勢，北枕長江，東有巫山段山爲屏，西有蕭山青山爲障，南靠秦望山大小茅山爲前哨，一面臨江，三面山崗起伏，把這江陰深藏在衆山環抱的中間，如此雄壯的形勢，深得地利天險之勝，江陰要塞，構築在黃山君山，北對靖江，彼此呼應，電雷學校和飛機場，也附設在要塞地帶裏，並且還有武澄，錫澄，琴澄，第三條公路及其他支綫，交通便利，工商實業也相當發達，因爲它有地利天險關係，不但在過去爲兵家必爭之地，就是在近代內戰中，也沒有一次不與這古城握手，發

生過若干關係。

盡成一片瓦礫

自從「八一三」全面抗戰展開，淞滬一隅之地，經過三個月的血戰，東戰場戰綫西移，上月二十一日，日機十餘架盤旋江陰上空，首次投彈轟炸，嗣後日機每天飛來擲彈，最初如吳汀鸞住宅，縣政府，利用紗廠等悉被炸毀，旋於北門街一帶大施慘炸，如南菁學院，顧家埭，善門路，大宜春，小橋頭，以及同生泰，日新恒等各商號，盡成一片瓦礫，實深浩嘆。當時日軍艦隊，集中於福山以東的，約達七八十艘，環攻段山，隆隆砲聲漸震撼江陰，時爲上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的情形，日軍已在福山登岸，日艦砲火也已射入江陰縣境的東鄉了。

日艦遭受重創

戰事從常熟侵入了江陰區內，江陰情勢，日見吃緊，江陰全境，大軍雲集，日

機每天來犯，却被我高射砲迎擊，祇在高空投彈，我江防總司令劉興，江防司令許康，要塞司令歐陽駒，均親赴前綫指揮，城內治安，歸由戒嚴副司令袁縣長負責維持，率同壯丁，担任輸送，救護等工作，秩序井然，有條不紊，城內居民十九向江北遷避，我黃山要塞，不久也開砲應戰，轟然巨響，震動大江兩岸，同時各山砲台，也突起轟擊，日艦中彈頗多，其中二艘沉沒，十數艘受傷，於是日艦不敢逼近我砲火射程之內。

遭陸海空圍攻

不久無錫常州，相斷淪陷，日軍除了艦隊密集砲火的猛轟，和大隊日機的慘炸以外，並聯合其陸軍三路進犯東路由常熟進犯周莊市，長沙山一帶，西路由武進（即常州）經由夏港，追肅山、青山，這路戰事最爲劇烈，這裏係由廣西部隊防守，奮勇抵禦，前仆後繼，雙方傷亡，却很重大，民衆爲流彈所傷者，爲數極多。但日軍憑

其飛機，大砲，戰車，傾全力進犯，終於我桂軍二營之衆，死守二山不退，均作壯烈之犧牲。南路由無錫沿錫澄公路進擾，經北渚，青陽，與其東路由常熟方面進犯之日軍會合，再越日橋南關，被日軍三面包圍，陷入孤軍苦戰，時爲上月底間的情形，

淪陷經過情形

十一月三十日，城內砲彈橫飛，因此大火延燒，黑烟冲霄，紅光燭天，自東門起至馬牌樓一帶盡爲濃烟烈焰所包圍，兼之前東北軍部隊，不戰而潰，城廂被迫，於本月一日失守，但我要塞駐軍，仍憑險發砲，與日軍作殊死戰，經二日夜的血戰，於本月三日下午，終於後援斷絕，萬餘孤軍乃殺出重圍，揮淚退出鎮江，但仍留一團之衆死守，於本月八日，仍在黃山要塞，與日軍抗戰，準備留此最後一滴血，向日軍索取其給付重大的代價，在八日傍晚，尙有時疏時密的槍砲聲，但至九日則已寂靜無聲，想已壯烈犧牲，與此要塞偕亡了，總之，江陰要塞的失陷，絕非日軍

的大隊軍艦攻進，實由於三面重圍的絕援，和內部東北軍的不戰而潰所致，否則，或許江陰要塞尚在我孤軍死守中呢。

失陷以後種種

這次江陰我軍的撤退，確比蘇常一帶的撤退，有計劃，有秩序，最先將配備於江陰城東之我軍砲隊，秘密渡江，旋將各要塞砲及各山砲台，逐一炸毀，以免轉資日軍所用，江中封鎖線，現由日軍用小汽艇掃除，但因遭對江八圩港砲台轟擊，無法進行，日軍在九日之夜，渡江侵入對岸靖江，又與我軍發生激戰，據自本月十日晨由靖江逃出之江陰人某君，乘昨日由太古公司之蕪湖輪到滬談，靖江於十日之晨，還是在我軍之手，戰事發生於靖江縣城的東南郊外，泰興方面，我已調集大軍，防堵日軍沿江西進，封鎖線內我軍所沉巨船，一時恐不能全部掃除，某君認為滬報所傳，日軍已經拆毀的話，似乎此說過早。

太陽旗下的崇明

我的故鄉——崇明，地處長江口頭，四週江水爲繞，風景優美，全縣人口達三十萬之多，工商業也頗爲繁盛。當「二八」淞滬戰起，淞滬以及附近的居民大都渡江崇明作苟且偷安之計，三十八天的戰爭，吳淞開北終日在炮火瀰漫之中，崇明地處江心，雖時有波及之慮，但是結果還是很安全的過去。

今次「八一二」的情形，當然較之「二八」不可同日而語，炮聲還沒有響，往來於滬崇間的商輪早已停航了；爲了交通的阻梗，崇明的一切消息，都無從知悉，雖然仍可從信扎上探知一二，但是率屬明日黃花，而且在家的人雖然有許多特別的消息，爲了恐怕掛念起見，對着在外的至親或家族總不十分肯說真實的話。

最近因爲外輪來往滬崇，所以往返的同鄉也較之多了，消息也隨之而較確；今

日有方從崇明來的同鄉因事和我相遇，訊及崇明近況，頗可聊慰我崇同鄉懸懷。

許多旅滬同鄉大多數擔憂着日軍的登陸，但是自從開戰四個月來日艦雖不時在附近往來遊戈，却從沒有登陸過，因為崇明沒有什麼交通要道以及大建築物的緣故，所以日機也未曾投彈過，只有八月的下旬的某日，一架受傷的日機在凡安鎮附近墮落，其後也沒有特殊的故事。在本月一日的下午因為有日艦經過，全縣的居民都虛驚了一番，以及三日日艇的經過二條堅河，五日日艇經過南門港，加之謠言的風熾，城橋（城內及橋鎮的簡稱）的居民都嚇得亡魂喪胆，但是不久就安靜下來，不過許多的居民因嚇怕了不敢住在城橋，大多數遷移到鄉下去住。

至於物價，除了糖，鹽，草紙，火柴……等本埠不產的東西價格飛漲外，其他如白米，小麥，大荳之類都非常便宜。五百文，草紙在平時二十多個銅元可買一刀，可是現在至少就須四十銅元；白米在平時倒要十二三塊錢一石，可是現在祇須十元左右；他如蔬菜魚肉之類的食品更是大賤而特賤；據說某地日艦上水兵曾因沒

有魚肉，雞，鴨等吃，到岸上買過，居民都嚇得沒命的逃走。後來經過日本軍官的解釋，才仍舊安居樂業。

現在滬崇間的交通較之以前已大大便利了，如果從崇明南門港到上海，祇要先乘小汽輪至瑞豐沙，然後轉乘太古輪船直達上海。小汽輪的渡價每次五角，英商太古輪的票價每次二元，所以現在旅滬同鄉祇要身邊有五六元的話就夠往返故鄉一次了。

烽火後的平湖乍浦

上海繼蘆溝橋的烽火燃燒後，抗戰的重心和國際的視線，都移集於淞滬，記者上海到杭州，再從杭州出發淞滬視察的那天，記得正是城站被炸的前夜，因為要避免日機的轟炸，夜間車行甚緩，抵嘉興已經是深夜十一點了，月台上擠滿旅客和難民，車站上的燈也暗淡無光。

○……○
嘉興
車站
○……○

雖然祇有月臺和天棚被敵機轟炸毀了一部，但車站四週的民房多已經變成了焦土，——同時因為敵機天天到嘉興去擾亂，工商業亦不免感受相當影響，往日的最繁盛的北大街商店，這時冷落異常，比較殷實點的人都搬走了，工廠也都關了門。

因了蘇浙邊區主任公署秘書處長王力航的介紹，在某處會見了第×集團軍總司

令部參謀長。

○…………○
朱 暉
日 氏
○…………○

他是北伐時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軍長，也是那時號稱鐵軍的一員健將，這次抗戰他做了張總司令的智囊，擘劃防務，保衛浦東，保衛蘇浙沿海，費了不少的心力，承他在百忙中接見記者，他說，「我們在浦東和江浙沿海一帶的防務本很穩固，日人屢次在浦東登陸的企圖，都遭受了極大的打擊，浦江中的日艦和浦西的陣地，都反受了我們浦東的砲擊，說到我們的士氣，那真是十分旺盛，有時日機日艦在瘋狂轟炸的時候，尤其是企圖登陸的時候，士兵幾日幾夜得不到好吃好睡，可是他們的精神永遠是那樣興奮，一點也沒有疲倦的表示，日軍侵襲浦東的計劃，直到我們自動退出後才實現。」

次晨記者由嘉興向平湖進發，嘉平公共汽車還是照舊通行，祇須三刻鐘就可駛到，可是上車的時候，一連碰見日機三次空襲，因為汽車站靠近火車站，所以也是危險地帶的所在，車站附近又找不到防空壕，日機一來，大批的乘客四而亂逃，倘

若給看見了，這真是危險的事，平湖是

浙
富庶

○ ○

之謳，自昔就有「金平湖」之稱，現在因為鄰近上海，上海的奢華，很容易傳到平湖，所以現在平湖又有「小上海」之稱，南面距它二十五華里的乍浦鎮，濱海傍山，不特風景幽勝，而且因形

勢險峻，成了一個天然的要塞。總理建國大綱所計劃開闢的

東方
大港

○ ○

就在此地，民國二十年間，我們把它劃為風景區，這秀麗的山水，惹起了中外人士的欣賞，尤其到了夏天，海風掃蕩了九峯山上的炎威，黃山清涼宜人的氣候，堪與廬山媲美，而海水印月，漁火萬盞的夜景，則又是此處獨擅其勝了，現在乍浦雖然已改為要塞，但從黃山上蜂房般的洋樓，乍浦鎮上那一座有跳舞廳設備的海濱俱樂部看來，亦足和當年車水馬龍之盛

日人遠在三四百年前就注意了這個「金平湖」和他的南面的

○……○
乍浦
重鎮
○……○

在明末這平湖乍浦都給日人占領了，幸虧當時有一位民族英雄戚繼光，他領着當地的老百姓取復失地，趕走日人，這才把我們的大好山河保存到今日，平湖和乍浦的老百姓，爲紀念這民族英雄殲除倭寇保衛國土的不朽偉業，到處都建立了「大王廟」來追思他，戚將軍在平湖乍浦除了留下不死的精神外，在乍浦還留下了

○……○
兩座
古城
○……○

一座就是那巍峨乍浦城，比平湖城還要堅固，一座就是那九峯第一峯上的土城，這土城雖然坍塌了許多，但他却足供吾人的景仰和憑吊，至於那座乍浦石城，至今還盡了保衛乍浦人民的責任，我們珍視它豐富的物產，我們愛好它秀麗的山水，我們景仰它歷史的崇高，我們要恢復這「金平湖」我們更重視它的乍浦形勢在國防上的重要，尤其要收復——因爲乍浦是

○…………○
浙江
鎮鎗
○…………○

是杭州灣的前衛，日人在此登陸，不特可以進攻浙江，並可威脅浦東，甚至威脅整個的滬戰，所以勿論我們要保衛浙江，保衛東南，我們要保衛它，我們要求到這次東戰場戰事獲到最後的

勝利。

記者一到平湖就去拜會××軍陶軍長和郭副軍長，陶爲湖籍，郭屬浙人，北伐和剿匪，他們都有相當功績，八一三後，就調到浙境担任國防任務，這位陶軍長好讀古書，並善臨池，在湖南有儒將之稱，陶軍長對記者說明這沿海一帶的防務情形，他說乍浦和澉浦，是日人注目的地方，日人最初在沿海一帶的通商。

○…………○
就在
澉浦
○…………○

杭州灣左岸沿海各地，沙灘面積都很大，日艦在距海岸三四千公尺甚至七八千公尺以外停泊，出沒無常的遊弋着，日機髮天都有，在金山衛投了很多炸彈，我們除傷了一小兵外，別無損失

，記者在

當晚宴會

席上，又晤郭副軍長，郭氏前爲×省主席參謀長，此次佐陶返浙擔任浙境內的國防，浙人保衛浙土，是他認是最樂意的事，郭氏性情豪放，酒量頗宏在大方中帶有機警，不愧智囊，他對我國抗戰前途，抱着很大樂觀，他對乍浦一帶的防務本也認爲非常穩固，別了陶郭二軍長再去訪問。

乍浦守將

謝××，記者是和平湖縣長丘遠雄，乍浦抗敵後援會主席徐眉軒，乍浦區署長馬寶華一道去的，這位謝×長從山上看了工事步下山來，由丘縣長介紹，與他握手爲禮，這位×長的身材，雖然俊長，但他穿的那一身布軍衣，面色紫黑，顯然是久經戰場的人，一口楚語，一點也沒有別種口音混雜，假若不是丘縣長介紹得早，我簡直以爲他是一個鄉下老，或者是一個所謂「壯丁」，我們彼此寒暄了兩句，謝×長就邀我們到×部去休息，他看記者好像是自家人，不，他和靄，他誠懇，他隨便看了任何人，都會一見如故，

我看了他和丘縣長徐委員的談話，在商量乍浦的防務工事，民衆訓練乃至一切軍事，政治，民衆的合作問題，他們簡直知道家常，我暗爲他們問的感情融洽而歡喜，若能擴而大之，真可將軍政民衆打成一片，我們大家談了回，分乘兩部汽車。

視察
工事

對了×處，汽車停着了，下了車，由謝×長領頭，我們走進了戰壕，呵，那竟成了另一個世界，壕內布置得非常整潔，各種槍砲部位配備得非常正確，永久性和平永久性的工事都有，其中除了一部分永久性的所謂國防工事，早在魯滌平黃紹雄主浙時代經築成外，其餘的工事，都是這次戰事後築成的，工事固然堅固，而尤其多得可貴。

沿杭
州灣

幾百里都有我們的工事，所以記者看了感着非常快慰，在強鄰壓境之下，我們居然有了這穩固的國防，我們放心了。

此地
百姓

日夜幫助着駐軍趕築工作事，他說此地內老百姓在歷史上有過抗敵禦寇的偉大光榮的紀載，現在此地的老百姓還保存着他們的祖宗所遺傳的英勇和熱血，若能加以組織和訓練，他們必能以

血肉保全他們祖宗，用血肉換來的偉業，我們固然需要有守土抗戰的民族英雄威繼光，但是我們更不能缺少和戚將軍一道拚合的老百姓，所以要保衛乍浦平湖，固然是我們軍人的天職，但是也需要此地老百姓的幫助，這偉大的使命，才有保證。

我們看工事，足足走了半個鐘頭，我們在地底下走了幾里路，我們在地底下更看見海闊天空的偉大世界，我們在海岸沙灘上巡行了很久，我們雖然離開海岸很遠，但是謝×長告訴我，我們所走的地帶都在我們的槍炮威力線交織之下，日人經過這樣遠東的沙灘登陸，自然難逃我們的砲彈了。

○……○
住了
兩日
○……○
記者在平湖在乍浦也住了兩日，除了拜會了軍事長官，除了看過了乍浦工事，便中還檢閱了兩地的民衆，考察過他們的社會情形，豈知記者視察還未完了之際，已傳來金山嘴日軍登陸的消息，

平湖乍浦，也於十天前後放棄，我只得跟着成羣的難民，趕回杭州，半月之間，我腦海中所留着的浙海岸視察印象，已經面目全非不堪回首中了。

上海還在戰鬥

在風雪中離開上海，到廣州却還可以看到油綠的芭蕉，和朝氣盎烈的「革命策源地」比較起來，上海的確是冷寂的孤島了。

到香港，到廣東，相見的朋友第一件事就問「上海來的消息」，因為交通阻滯，許多人真的將還有三百萬同胞居住着的上海看做「孤島」了。有人將上海想像做恐怖世界，有人將上海描寫做死城，可是，上真的死了嗎？不，我說一千個不字，上海依舊活着，依舊在和敵人爭鬥，不論敵人如何兇殘，上海市民以戰鬥並不會有一刻中止過。

當然，作為一個抗敵文化政治中心地的上海，表面上確是改換容貌了，救亡團體被「解散」了，政府機關被接收了著名的報紙停刊了，報攤和書店裏找不到一本救

亡書報，新聞紙上看不到一個敵字，敵人的兵車在馬路上馳驅，浪人漢奸在人叢中溜步。上海市民無時無刻沒有被搜查，被逮捕乃至被請去談話的危險，但是，華南的同胞可以安心，上海還不會被敵人征服，上海四郊日日可以聽到我們游擊戰士的槍聲，上海天空常常會飄下最高當局最勉勵市民以文告，特區的街頭依舊飄揚祖國的國徽。三百萬人都確信着上海不久一定可以克服。

文化界表面上是窒息了，「申報」，「大公報」都爲着拒絕敵人以檢查而休刊了，在上海，現在甘受敵人檢查的大報祇有「新聞報」，「時報」，「大晚報」三家，但是正因爲受檢查的原故，不論過去有過多少讀者，現在的銷數都銳減了，在這時期，唯一不受檢查的報紙，美商「大美晚報晨刊」獲得了十萬左右之銷數。受檢查的大小報紙爲着要增加銷路，每天總得杜撰出一些迎合市民心理的消息，譬如「蒙軍三十萬進攻瀋陽」，「蘇聯飛機二千架運到中國」，之類，照理，在日本人「新聞檢」之下，這一類消息似乎不可能發表了，可是恰恰相反，日本人歡迎他們登載這一類不正確的

消息，理由很明白，第一，對英美帝國主義乃至中國某一種人蔣介石先生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染成十足的「赤化」，來分散某一部人團結抗戰的決心，第二，當這種消息被證明不確的時候，可以使認識不深刻的市民感到幻滅而遷怒到蒙古和蘇聯！日本新聞檢查所不准發表的消息，我親眼看到的油印在「半紙」上禁令却是「×月×日漢口大公報社論」，「羅斯福要求日皇直接道歉」，乃至「南京路投彈人驗明確係韓人」一類的消息。

報紙失去了機能，街頭巷尾的「壁報」却反而活躍了，除出消息沉悶之外，我所見的壁報都比以前切實，沉痛代替了興奮，實際的辦法代替了空泛的呼號，他們勇敢，他們強韌，對了，「韌」這是上海抗敵救亡工作者的新的作風，有彈性，韌着幹，譬如壁報，巡捕房每天下午派人撕，我們每天清晨貼，他們清晨撕，我們下午貼！

的確，工作的作風是改變了，這兒再沒有傾軌，早沒有猜忌，在風雨同舟的時

候，人們纔認識了真真的敵人，真真的朋友，從浮燥到沉潛，從虛空到實際，在戰鬥中鍛鍊，在戰鬥中成長，淪陷後的上海市民，才真真的感到了他們是中國人，他們是外敵壓迫下的中國人，他們是需要精誠團結，需要艱苦奮鬥的中國人了。

正像一條強韌的彈簧，經得起壓力，有反撥的力量，中國文化人在過去長時期的苦鬥裡面，已經學會。在一切不利條件下工作的習慣了，他們像三春的草，即使被壓在巨大的巖石底下，也會曲折地長出芽來，摧殘儘管摧殘，生長還是生長，進步的報紙雜誌「譯報」，「集納」被迫停刊了，在新舊劇戲界捲起了巨浪的改良平劇，「梁紅玉」因為工部局「諷示」而不能上演了，可是。祇要這樣的雜誌戲劇為大眾所歡迎，所需要，祇要從事這種工作的文化人的血還在沸，我相信更多的進步的書報，作品，是會不漸地生產的。

平常，對國旗不感到特別的親愛，掛國旗也是極平凡的事情，可是上海淪陷之後，保存國旗和懸掛國旗就變了表示，對敵人不屈服，對漢奸不合作的標徵了，十

二月廿五這一天，是蔣先生西安脫險的紀念？也可以說是近代中國歷史上一個永也不會忘記的日子，在上海今年已經沒有了中國官廳嚴重的通令，也已經有了中國警察挨戶的通知，在事前，悲觀的作計者以為再不能在街頭看到國旗，可是，事實恰恰相反，那一天整個上海被淹沒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波濤裡面，從銀行大廈到街口的理髮舖，從南京路的大街到和敵人咫尺可望的十六舖，都被一色的國旗遮掩住了；和彈痕累累的四行倉庫隔着一葦河水，這一帶雖敵兵在望，可見依舊是滿目的旌旗，這事實使我感極動了，前兩年政府官辦的國賣專賣處挨戶攤賣國旗，我會反生過強烈的反感，可是，在今天，這強制到覺得是一件德政了。

這幾天，上海的大街小巷滿貼了工部局懸賞搜抄民間的軍火的佈告，手榴彈盒子炮之類的軍火，也許可以懸賞的方法搜淨吧，可是，看了十二月二十五的國旗，我敢大聲地說，埋藏在三十萬中國市民心底的火藥，是永也搜抄不盡的了！

從如皋到上海

在八、一三的前夜，從我的故鄉——如皋——來到上海，真不算一回什麼事，但是自從我的故鄉變了戰區，同時上海也成孤島的今日，要想從故鄉來上海，沿路的困難，和孫悟空上西天取經是差不了多少。

我是在上海求學的，八、一三後校舍全部被燬，在十月一日接到校中的通知，說遷至租界開學，但是開學是一個問題，能不能到這孤島又是一個問題，後來打聽到，從上海到南通的天生港，有英商怡和太古兩公司的輪船航行，於是在十月十日那天，就決定搭乘。鄉人的猪船先到天生港。但在出發時。要到糧食濟調委員會去領流通證，不然就要被視為漢奸，你的船也就不能行駛，流通證上明明白白的印着「領取此證不收任何費用」，但是你找到他的話，就要手續費，每只猪兩角，另外有

通行旗，每面三角。可憐無知的鄉人，被剝削去了不少，但爲了生活祇有忍痛；十三日我們的船到了唐家閘，——小上海——工廠的機器聲依然響着。當船還沒有傍岸時，又來了一個所謂糧食調濟委員會的委員，操着一口官話問我們：「你們有沒有流通證」？我們回答他：「有」——他說：「有流要去登記」。於是我們上岸去登記，登記好了就拿流通證回船，忽然一個巡警阻住我們，他說，「要登記手續費一圓」，我們回他說「身邊沒有錢」，他說：「沒有錢就不能開船」，於是可憐的鄉人，又被剝削了一元，繳過了買路錢，開船還沒有三里路，面前橫着一座大木橋，上面站着一個弟兄，老遠就舉槍叫停止前進，鄉下人一見，像老鼠見了貓一樣，嚇得全身發抖，急忙停船靠岸，就上來一個面孔滿堆着笑的，很客氣的和鄉人談判，最後的結果是給四元的買路錢，給我們通過，我們沿途一再繳出買路錢，這說明了平日政治還沒有做到「清澄」的一步，這些污點，一定將在這光榮的砲火中消滅淨盡了。這樣一直開到天生港，我們才舒了一口怨氣。大江南北，現在祇有這一條路可

走，所以天生港的物價突然飛漲，一般奸商不顧大局，更不顧人道，只是橫着心操縱漁利，剝削戰時的難民：我們的身體現在是托庇在外人的船中，遠望那揚子江的南岸，有日本軍艦洩着，再回頭看天生港的碼頭已經燒燬了，碼頭的外面，有兩只鐵船沉着，祇看見船桅的一半在水面上，那揚子江的北岸滿佈了障礙物：船在十四日的晨曦中起碇，下午四時來到這孤島的上海。

最後要告訴旅滬同鄉的消息，就是故鄉在目前雖然是成了戰場，飛機也不時光顧，但是從沒有下蛋，請各同鄉安心吧，到筆者離開之日止，是安好的。

從顯橋到上海

顯橋——是滬杭公路上的一個鎮市，居民大多務農，它的附近著名的鎮市，有北橋，馬橋，曹家橋等。

滬戰發生後，緊張氛圍雖也籠罩着和平的小鎮，但是大體上都還算靜，固然鐵鳥也曾來下過蛋，除掉幾間民房被燬外，什麼都沒有損傷。

滬杭公路——是聯絡上海和內地的一條交通要道，在上海戰事進行中，天天有大批攜幼扶老的難民紛紛經過這裏，逃往內地，全時也有整批的生力軍經過這裏，開赴前線。自日軍在金山衛登陸，連陷松隱，葉樹，松江等要地，這樣一來，這條公路，整個的在日軍控制之下，成爲一條死路。

目前該鎮所駐日軍，人數有限，不過數十名而已，除清早有一些市面外，其餘

的時間，就同一個死市一樣，街上連個人影多找不出來，原來先前住在鎮上的人，現在因鎮上不安甯，大家不約而全地遷避到離鎮較遠的村莊裏住下。不過還是免不了許多麻煩，鄉人們是敢怒不敢言，只好打落牙齒向自己肚裏吞。

離顛橋三哩的北橋，「上海縣政府」即設該處，因為國軍曾在此抵抗過一下，所以損害比較大，房屋，之七八已成廢墟，全部精華摧燬殆盡，日軍在上海縣政府之殘屋中駐紮人馬一隊，似為鎮壓附近各地之用。

在顛橋，北橋中間的普慈療養院，因為懸着一面外國旗幟的緣故，房屋無一所燬，但現已改為難民收容所，不過難民所需糧食，都由自己設法維持，這是和上海難民收容所不同的地方。

曹家橋——是顛橋北面的一個市鎮。市面照舊，現鎮上已成立一個維持會，該處生活程度很低，頂上等的白米，每石祇售十元二角，至於鮮魚，鮮肉等，亦無一不廉。可是香煙，肥皂，鹽，和一切洋廣貨品，却又成為奇物，而大貴特貴了。該

鎮并無日軍駐紮，一切和昔日無異，所不同的就是每家門口已多了一面太陽旗。

筆者再近因事由顯橋冒險來滬。從顯橋到上海的路程，雖然祇有廿七哩左右，但此時因交通梗塞，只好委曲自己一雙腳，慢慢的步行，然而步行也不容易，不免時刻提心弔胆，深恐被盤問搜查，幸喜一路上祇有幾個荷槍騎着腳踏車的巡路兵，大約每小時踰過一趟，每在遠處發見他們時，就像風兒避貓般地伏在田坂中，或浜灘上，靜候他們走遠了，再出來重新趕路，如此者幾次，纔達到了薔薇新邨，往日該邨的環境是多麼美麗，幽靜，邨的四週，遍栽黃楊，桃，柳等樹，再配上那一座座紅色的洋房，此情此景，真合上一碧桃幾樹映紅樓的一句，可惜現在的薔薇新邨，房子一半已成瓦礫，樹木亦都枯乾了。

再下去是著名的學府江蘇省立上海中學，因為距公路稍遠，校舍依然還存着，不過旗杆上高懸着的一幅的青天白日旗，現已換上一幅太陽旗了。內中隱約看見七八名荷槍日軍，踱來踱去，大約被當作某某司令部了。

一路行去真是滿目悽涼沿公路的民房，大多已燒燬，外商的牛奶棚，倒還僥倖被全保着，不曾受到重大損失。可的牛奶棚斜對面，是有名的惠靈中學，它也免不了與大部分民房同一的命運，操場上還赫然橫着幾具腐爛的屍體，臭氣揚溢，漕河涇生生牧場，房屋未燬，內駐少數日軍。

在淡月下的中山路上，疊着一堆堆的沙包，路旁有五六名日軍站崗，氣象森嚴，還保持着戰時狀態。筆者從問道抄過該路，來到斜土路上宏麗的曹氏墓園，到還照常無異，我不禁暗呼了一聲「別來無恙」。

山漕河涇到斜土路的一帶路旁，屍體骸骨甚多，已經燬壞的汽車，人力車，腳踏車等，也不少，艱苦備嚐，好容易巴到了土山灣，這才捏着一把冷汗叫聲「好僥倖呀！」

魔掌中的上海虹口

印度巡捕指揮着虹口的交通，但並未發生阻碍交通的事情，至少並沒有人被公共租界的法院起訴過，因為駕駛者實際上都是日本人。汽車停在救火唧筒的前面，或者停在錯誤的方向，但因虹口交通並不繁雜，因此也就沒有什麼危險。

對於回到虹口去的外國人，購物可不成問題。在虹口的市坊里可以買到各種食物，此外別的東西在吳淞路，蓬路，乍浦路一帶的日本店子里，都可以買到。從前是中國人所有的某些店鋪，現在都已開張，只是櫃台上坐着日本人，我們說不出究竟從前的業主曉不曉得這回事，或是究竟他們是否徵收租金。

虹口的烈酒在上海曾經是聞名的，但現在已代以「真正的」蘇格蘭威士忌，白蘭地和波特酒，店里市坊里都有出買，價錢非常便宜。在虹口，如果叫娘姨或僕人到

外面買東西，時常帶回來一些陌生的錢幣。店里接受中國錢，但大多找還日圓或是日本銀幣。交換的比率大概是一百中國錢幣可換日金一百零三圓。

到虹口去的人，走過靠近蘇州河那些荒涼無人居住的馬路之後，便到了虹生口活的中心的蓬路和吳淞路。在這裡，他得到的第一個印象便是市民們都很繁忙，士兵們則很閒散。只有幾個士兵或水兵背着來福槍，其餘的不是購物，便是在街上閒蕩。

市民們雖然在操作，但為數並不多。虹口仍是一個龐大的，便利過往陸海軍人的軍用酒肆。雖有許多勤勞男女，在店裏忙着賣買，和幾個穿着花衣服的遊樂的外國女人，在街上蹣跚獨行，總不能改變這印象。

虹口不是天堂。在這個許多外國人都急想回去的地帶走了一轉，就使得作者迷惑起來，他還不能明白為什麼在目前這情形下，難道有人還願意住在這「小東京」？因為如果「上海不是天堂」，那麼，虹口對於平常愛好娛樂的上海人，自是絕對不適

於居住的了。

首先，下午六點，熄燈鐘就響了，人們要伴同太陽一齊上床。婦人們有着任性的丈夫的，自然對這得到許多好處，也許這可能成爲鼓勵從前虹口居民回到這裏來的主要原因。即使有這樣，如果後覺得蘇州河以南十一點半戒嚴的事情是討厭的，那麼在虹口更得不到舒服的機會，何況公共租界的「派司」在蘇州河以北是不通用的。

如果你在傍晚到外邊吃飯，辦公得晚一點或是參加什麼會，那就很難有機會在你虹口自己的床上過夜，這自然使丈夫們對妻子有答辯的藉口，說是給宴會耽擱了，當夜不能回來，所有這些，自然，都是靠目下這戒嚴令的。

虹口另一件特出的事情，就是晚上十點，警察署就關門，往後就不辦公。那時候，警察一定不在街上站崗。如遇急事，他們會來訪問你，但對心情激亂的女主人可不會有什麼安慰，因爲他們是在所里瞌睡或打撲克。一直到現在，虹口的警察還

未捉過一個人，以致牢門的鐵鎖已塗上灰塵。

虹口的夜生活現在改在白天，但這不是你我過的。走過酒館和茶館的門口，你就可以聽到喧笑聲和碰杯聲，許多從前線回來的日本兵，正在拋却憂慮與煩惱。誰也沒有權禁止你走進那些館子里，但一進去，他們就要你向天皇乾盃。那娛樂時常是很粗魯的，士兵們不經意地把弄着他們的刺刀，地它剔牙，用他敲碎玻璃的頸子用它切東西。如果你是神經過敏的，這景象準叫你惱亂，至於太太們，這總不是件悅意的事情。

熄燈時間雖是晚上六點，我們可曉得燈一直可亮到十點鐘，要是你的窗帷很厚，足以擋住燈光，你就可以開下去，聽聽無線電的播音，或和同居的人玩玩撲克。不過假如是一個獨身漢，而且生活很拘謹，那麼日子是頗為寂寞的。

我們要勸告那些不能和大日本和諧地生活在一起的人們，他們寧可住在蘇州河以南。日本人單要外國人敬重穿制服的人。當一個日本僑民走到外白渡橋的北首，

他總是脫下帽子，向那邊的士兵鞠躬致敬。也沒有一個日本人過橋時手上拈着香烟，不管這敬禮是不是真心的。他們只注意形式。

虹口住民爲着要和氣地和他的鄰人們住在一起，他就不願在步道上和日本人互相推擠，遇着醉酒的軍人可要遠遠避開，到現在，沒有一個人曾經和日本水兵和士兵惹過麻煩。最好心里記住，不管那一國的兵士，只要吃了酒，他總是大搖大擺的。

每天清早，飛機便在虹口上空兜圈子，同時小坦克車，也在街上轟轟地開行。但整個『小東京』却是靜穆的，沒有報販沿街高聲呼喊，沒有洋車夫在街上爭吵。實際上沒有人力車倒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不過，隨着外僑的返回虹口，汽車是應該開行的。

我們對於要返回虹口的人這樣說：準備在新環境下過個簡單的生活吧。清早，你不會給汽車的喇叭聲驚醒。吃過早餐，你到白渡橋去走一躺，看看街上的兵士們

和日本僑民們，沒有拉車的車夫，商店的學徒，乞丐，和街上的小販。

走過白渡橋時，要在哨兵上面走過，不要打從後邊，這是禁忌。要是換衣服，可要當心把「派司」妥藏在當天穿着的衣服里，這樣，在你工作完畢後回家時就可以省去許多麻煩。

虹口開放的地方還是有限制的。「小東京」並不像它慣有那樣的乾淨。大部份的商店因為生意繁忙，以至沒工夫從事裝飾，或是清理散落在步道上的紙盒子。清道夫雖從事清掃三區域的街道，但總是趕不過來。

入晚，你就穿上睡衣，準備看看新聞和書籍，因為你不能到別地方去。事實上，除非最近幾天環境將有急速的改變（十二月十五日這區域要開放），不然，你就得回到一個十足舊式的家庭，你得在那里打發夜晚的辰光，家庭已不是一個供你駐足，用以改換準備外出的衣裳的地方，不然，你將沒有地方可以過夜。

實範的地各後陷淪

507 6

X

編者 東人

出版者 怒吼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實售 國幣壹角式分

民國廿七

KBC
G
253
07

13